

鹽鐵論

三又四

			五	漢
			二	書
			二	門
		五	四	
六	七	〇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函	二		
五	六	四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24	
冊數	6 (2)		
函號	298	4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鹽鐵論卷之三

淺草文庫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作

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昭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謂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鹽鐵論卷之三

一

淮南王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者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手。諺招以滅陳也。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王次為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

淮南失田

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少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

殺之乎

是錯傳曰。是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是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是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是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盜進說。上令是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

之間。名且惡。汗之。而况為不臣不子乎。

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鍾離意曰。孔子恐濁於盜泉之水。曾參

錯父吞茶死

迴車於勝母之。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

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大夫崔子也。違之。

傳曰。君子可貴可賤。

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孔子曰。事君可貴。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吾君厚賂而止。

之。不敗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下以死。若夫扶音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去聲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

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

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

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

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殺族不可。四岳

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

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

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

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曰李使過。與見。與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植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夫音。以璵音番煩音之玼音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

之璜不能無考明。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月之珠不能無額。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諱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汜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

誣反。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專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曰：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
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
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左
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
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
君曰：為人臣，無下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
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音扶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
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

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
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
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
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
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游
海者，蓋三千乘。去聲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
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
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
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斡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相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小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三門。故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其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腓太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未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穀擊於

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攘公法申私利。跨山

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

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

官室溢於制度弁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

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

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鬪音蹋鷄音蹋為園囊實

以毛髮覺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

之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鷄鬪季氏芥其鷄

之金距音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

飲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列

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飲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飲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

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婦女被羅

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歌曰飲

純婢妾曳締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

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

解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

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

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主以

紂時為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刻削斷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有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吞舟大國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

韜旂十
衣衣

海况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故夫貴於朝潮音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

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
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
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溺
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其急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入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
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
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
魏成子所以為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李克子夏曰子方殿于木田璜魏

公孔子曰可以為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
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
克對曰臣聞之思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
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相果誰為之
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
耳自之所視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臣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
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孟獻子命

十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十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

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顛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乘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

也。自千乘去聲兒寬兒寬千乘人也以治尚書位冠去聲九卿。

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

音芮。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當世。燻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當世之工匠。

不能調其鑿枘音日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音日刺音郎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子曰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是以曹捷舉中事然必先以先王之法為比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必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兒大夫閉口不言兒寬傳曰寬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功矣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及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故治大者不可以煩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

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
 以為匹夫夫音扶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
 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
 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
 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
 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
 而無功平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
 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曰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
 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
 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
 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天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
 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
 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
 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於管仲
 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
 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
 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
 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
 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
 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
 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

之士是以俊又滿朝潮音賢知去聲充門公踐天

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二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也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大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天下之士哉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玉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玉

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之官矣。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

屬天下之統。今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短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所者得身事之魏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二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今至矣於是其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王請從魏始魏且見事况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主尹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下惠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

罷晏樂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樂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樂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申櫛振袿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入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擯

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
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
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
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
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
入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入者也。主術訓
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
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

桓公以伯音霸諸侯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

止。康梁沈湎。官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剗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累善。修德行義。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
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
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
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
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
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故賢者得位。猶
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龍得水。騰地。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
霧。而龍蛇與蟻蚘同也。則失其所乘也。
賢人而訕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
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地遊
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

承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公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公孫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為人主病不廣，為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入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

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廚五鼎，外膳一殺，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更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治，修務於功利矣。博士楮泰泰平準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為農傷而未衆，又禁兼井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下。存問。綵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諸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漢紀曰。元朔元年。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也。當免。奏可。遷官爵。或至卿大夫。班固曰。公孫弘。上式。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上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田疇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入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閭。協律則李延年。
 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典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不稱。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君
 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
 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
 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
 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帥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
 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
 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自指氣使
 以求臣。則所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
 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
 等禮相尤。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
 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遂巡而退。以求臣。

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
 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
 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
 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果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
 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
 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
 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
 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閔天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
 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
 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
 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然而未覩功
 為徒。此文主之所以王也。

業所成。殆非龍蛇音之才而鹿鳴之所樂

音洛賢也。

文學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魚蘭芷。不

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

水炭不同器。而冬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

薰蕕不同器。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

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

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

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

士麋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礪

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玉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

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

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造用。

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尚書中候曰。

呂尚釣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

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

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豹。兆得公侯。天遺汝

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

以漁。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諸利富者買爵

販官免刑除罪賈禹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及吏坐贓。

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

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

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

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憐慘急之

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中漢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

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

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

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

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

杜周減宣之

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隼擊

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

毛鷲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其

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

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
 教化深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
 魯國之削滋其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
 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
 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齊世家曰宣
 王喜文學游
 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
 環淵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
 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

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當此之
 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
 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
 潛音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
 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
 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馬無勢位
 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
 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騄
 甲驕駢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
 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
 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
 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昇者天下之善射者

淳于髡
孟子

也無可矢則無所見其巧夫儒者善調一孔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輶
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輶車輶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
本作輶車逸詩曰輶武指聖德仁義無所施之
翹車乘招我以弓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
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
綏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
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
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齊宣之
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詩傳曰
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
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
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
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
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
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
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魏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
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
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
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
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
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尊賢篇卷三

三

古者驕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膺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宜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命諸侯。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宜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松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騏驎。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入為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士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宜王謝曰。寡人及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管。齊國大治。及潘敏。王奮二世之餘。列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潘王七年。與宋攻魏。魏敗。觀澤。二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十九年齊先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
 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大子
 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
 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
 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
 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孤
 狐喧者正議閔主斯之檀
 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宗室離心司馬穰其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
 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
 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
 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主不肯與
 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
 間方數百里兩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贏博之間地坵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
 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
 天以告也地坵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
 知戒焉何得無諫乎於是殺閔主於鼓里雜
 事篇曰齊閔主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主丹
 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
 哉公主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
 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下下之
 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
 此王之所以亡也閔主慨然歎息曰賢固若
 是其若耶丹又謂閔主曰古人有辭天下無
 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
 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
 重國之憂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
 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主亡
 走衛衛君遷宮舍以之稱臣而供具閔主不遜
 衛人侵之閔主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

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
 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
 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
 千里然而與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
 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其於徒隸
 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
 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謂佞甚矣閔
 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
 晚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王建聽流說信
 至死上終身不論者也悲夫

反間音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
 為秦所禽通作擒不亦宜乎齊策曰秦昭王嘗遣
使者遺君王后以玉
 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
 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
 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
 之可用者謀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

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
 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
 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
 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
 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王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所即入見
 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
 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
 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
 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
 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
 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
 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相之間餓而死
 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

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主后死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容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相耶住建共者容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

要平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音去霸王音去

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鼎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韞故商君以王道說作先合然後引之太道

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于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

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專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

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年而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傳曰：騶衍、賈誼、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性遷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鮑焦曰：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己者，爽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舍感於利者也。

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乎能，斷不期乎鏤；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

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晉丈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

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

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于有餘歲，獨

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躄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

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鄒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平留塗出干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及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取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繆稱訓曰行險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者不得履繩出於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謹寸而伸尺今磬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今磬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其冊通作素謂不智乎。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音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潮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公曰。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世之祿。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

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聃退而隱處。不食其祿。傳曰。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為弟。弟兄送為君。而致諸侯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

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
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
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
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
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
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
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祭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
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殺也我則何
以不曰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朕賢之
也其賢之何也宜絀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

不夫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
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
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
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
公之子朕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
朕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
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
曰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
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
者也 虧義得尊枉道取
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
枉道以求容也 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
死石買曰衛女不真衛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鄉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
 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里門
 勝母會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
 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
 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
 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悅音子
 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
 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
 以求容惡鳥音在其釋事而退也。泰族訓曰
 夫聖人之

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
 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
 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極溺之人不得
 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
 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
 其道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
 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
 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汎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
 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

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予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音洛。貴德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楛穴，狹廬所以托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于戚。君臣上下，同其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衣食，饑寒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通作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權，音以澹，古澹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

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勤。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九州同域。天下統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列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

安。故使廷尉評古本等問人間所疾苦。拯

恤貧賤。周澹古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

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宛失職者。顏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

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于天。則入

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未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

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吠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扶音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扶音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扶音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濇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木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度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大夫曰吾聞為入臣者盡忠以順職為入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

為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

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

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王之德乎。

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靈主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

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三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孔子曰。麻冕禮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孔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徧宜。臣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上驪山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之法益刻深

鹽鐵論卷之三

鹽鐵論卷之四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

籟音御之假說文曰。籟。禁死也。顏師古曰。池。籟。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

籟者。禁死之遮。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

澹古澹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

其流。上下俱殫丹音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

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

千乘去聲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

求。澹古澹字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

而意不澹古澹字。非字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

人名不可引中

不堪其求也。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

有餒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今狗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

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

縣官者衆。是以上不定而下困乏也。今不減

除其本而欲澹古贍字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音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音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
 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
 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
 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
 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地狹人
 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古贍字公田

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
 帝之開苑囿池籞音御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
 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音夫如是匹夫
 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象音象田野
 辟音辟麻象音象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
 矣呂氏春秋曰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
 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
 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
 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議游食之民轉而緣南_音。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_{去聲}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_音闢_音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_音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疆國。管仲相_{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伯_音諸侯。齊世家曰。武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

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為大夫。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衽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氏亦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

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大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音灰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音汗淫巧惡音汗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通作策國用。

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筭也。構諸侯參以酒

權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

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諫矣。

非特管仲設九府音微。山海也。平準書曰。東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

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徧音篇獺音塔而池魚勞國有強

禦而齊民消音略訓曰畜池魚者必去音去獺音獺故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音叢談

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鉏豪

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

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音通策音策

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

音古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

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音扶

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

則損乏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乏而調陽是以

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音扁鵲傳曰扁鵲

扁鵲至號官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待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爪幕前洗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若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太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汶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矣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

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關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嗔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啖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止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之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勵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

坐更適陰陽但服夫音扶拙醫不知脉理之腠
 湯二旬而復故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
 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
 非漏鵠之用鍼箴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王
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
 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
 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
 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
 強吞弱大兼小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

去聲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
 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
 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
 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
 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
 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
 子也棄為見時屹如巨人
 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
 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
 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
 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
 於部號曰后稷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用鐵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
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多刺稽滯
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
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
皆澹古瞻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
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
衝風飄鹵魯音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
曰大真曰寒澤北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
方有不釋之冰

地形訓

地形訓

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经其南斗
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
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
田於嶺坂音菹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
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遙役邊民苦於
戍音絮禦方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
絲絮而後衣去聲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
不失複音復重衣也冬不離去聲窟音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
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

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古

字地勢温濕。不宜牛馬。民蹠音耒而耕。負

檐而行。勞罷音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

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

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囿圃。却羗

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

音餘。馱音馱。馱音馱。實於外廐。駒。馱。馬類也。

五金前卷四

九

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舟。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

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

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

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

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

之物。而用足。五帝紀曰。禹披九山。通九澤。決

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食貨共。曰。禹平

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林遷有無。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音賦省

五金前卷四

老子注
韓非子

而民富足温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音牝牝入陣特牝牛也凡牝畜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

老子注

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去聲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墾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詩經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

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籍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

老子
泰族訓

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古澹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潘也。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民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

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之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笑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笑如故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土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并縣官君雖欲足誰

食貨志

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朔音徒則矮音委蟲獸徙居則壞

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原道訓

原道訓

訓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樹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鳩鴿不過濟稱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

詩曰

代馬依北風

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朔音起用度不足以貲音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

大抵通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
 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
 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瘡於惡吏
 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寬者民
 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
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
絕矣故急密術者
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
 夫扶音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
 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
 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

韓嬰

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
 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
 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
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
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麇裹而至
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
園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
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
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乎
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修文篇曰積恩
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
者積仁也神靈著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
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
文德之至也

賈生

修文篇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
 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益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
 師若荼周師若烏茶苦茶也烏燕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陽曰秦信左右而殺也周用烏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
 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
 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悖矣

曲禮

王制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
 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
 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
 年也曲禮曰人生十一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頽
 王制曰五十不從力役六十不與服七十鄉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鄉
 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
 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

皇鑑言卷四

四

王制

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而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秋不行。王制曰。五十異糧。六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入。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子孫服輓輸並給。徭音遙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

王制

越絕

春秋

春秋

之喪乎。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不從政。父毋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曰。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且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蒙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天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

傳相成王成主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米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君道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三牧於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且達中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我玉此之謂矣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

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通作拒強胡之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并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

孟武伯論夫曰

七

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
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
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
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
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
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
百姓均調而繇音遙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
里道路廻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

漢紀

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
不默也囂囂音喧也。又衆多貌。詩上云。讒口囂囂。夫音扶。治國之道由
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
內足然後郵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
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
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
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
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
而不耨費力而無功

漢紀曰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夫

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灌漑田其
旁小國少雖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
以為可遣屯田請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
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請田所就畜
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
烏孫為便事也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
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
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
著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
大過爻在九五曰旬奴困敗方土占星氣太
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上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
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
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
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之武備
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

善謀篇

耕農自是田多豕關而兵革休息善謀篇曰
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
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
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
道殣相望樞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
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
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
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
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
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詩云無田

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去用兵也

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
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桀而
王道興躡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
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善謀篇

九

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妲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曰。厲王暴虐。周人逐之。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蠱蝨之螫。驅之而已。故天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

孟津論卷四

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鹵咸。鹵魯音不食之地。故割什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茂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孟津論卷四

三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鐘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一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刺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與義兵隨而定

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音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音笮作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一音什辟音辟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曰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

印都最大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最大自荊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白馬最大此皆
 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伍尺之道於此
 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
 救越也使都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
 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漢廣
 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
 西皆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土今以長沙
 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
 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
 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
 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
 喻以德意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贈帛以
 為道遠漢中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
 如亦言西南夷叩符可作都上悅之以相如
 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
 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連

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
 百姓博望侯張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
 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
 月氏擊匈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
 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一歲餘乃還並南山
 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
 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
 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惟騫與唐邑氏奴二
 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
 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
 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慮其兼從西國結黨
 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
 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
 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
 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
 能積羣貨觀犀象璆瑋則開犍為朱崖七郡

感_子筓醬竹杖。則開_子群_子越_子雋_子聞_子天_子馬_子葡萄_子。則通_子大_子宛_子安_子息_子自_子是_子之_子後_子。明珠_子文_子具_子犀_子象_子翠_子羽_子之_子珍_子。盈_子於_子後_子宮_子。韃_子瑤_子琪_子璫_子葡萄_子龍_子文_子魚_子自_子汗_子血_子。名_子馬_子充_子於_子黃_子門_子。巨_子象_子獅_子兕_子猛_子獸_子大_子雀_子之_子羣_子。實_子於_子外_子圍_子殊_子方_子。異_子物_子。四_子面_子而_子至_子。由_子此_子觀_子之_子。非_子人_子主_子用_子心_子好_子事_子之_子臣_子為_子縣_子官_子計_子過_子也_子。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_去者非為_斯斯_音役_之

使_去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_貧困_之處_非

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子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拾遺記曰范蠡相越日致千

金_子家_子僅_子閑_子筭_子術_子者_子萬_子人_子收_子四_子方_子難_子得_子之_子貨_子盈_子積_子於_子越_子都_子以_子為_子器_子銅_子鐵_子之_子類_子積_子如_子山_子之_子阜_子或_子藏_子之_子井_子澗_子謂_子之_子寶_子井_子奇_子容_子麗_子色_子溢_子於_子閨_子房_子歷_子古_子以_子來_子未_子之_子有_子也_子文學能

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

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_音議以

要_平名采善於當世夫_音祿不過兼握者

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

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

之事乎何什_音辟_音造陽也

文學曰夫_音賤不周知_音貧不妨行_音顏淵

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孔子曰

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及將以貌舉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

久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

飯牛矣王逸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

吾先公望于文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

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公也雜事篇曰甯戚

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

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

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

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

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

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

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

使入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

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諡言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

訓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惟仁之處。惟義之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惟仁者不為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飢。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聲。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君使之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往復及。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既以飯器也。黃帝始作之。稱耕字。

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歉乎哉。仲尼弟子傳曰。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此之異與。繆稱曰。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說山訓曰。琬琰之玉。在滄泥之中。雖廉者弗釋。樊篲之玉。在滄泥之中。雖博美之所在。雖汗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不能高。隆世。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洛音故。

惟仁者能處約樂音洛貧高士傳曰孔子謂顏
狂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養鬻郭內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小人富斯
不願狂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
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德萬大夫積
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
離於路流離泉鳥關西謂之流儒獨何以完
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準
書曰桑弘羊賈人子給事輦轂之下以至
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
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
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通作之
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
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
廢著音貯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
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貴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入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乏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九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論言曰賈夫乘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音數也也食湖池管山海蕘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

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

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古瞻字焉河

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音扶尋常之污不

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

苞大少不能澹古瞻字多泰族訓曰高山深

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

棲。巢枝冗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

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虱。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

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傳曰坎井無龜鼈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未有不

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去聲者

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

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子

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致

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

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

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
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入主之正
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
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
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德
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
身達則利於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
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
也處便而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
不能無弦而射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

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行

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

富少有不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真訓曰夫
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
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降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
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子貢以著音積顯於
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
貧者澹古瞻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

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
 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
 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
 能也。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
 紉而表素軒居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
 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在襟
 則肘見網履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
 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
 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為人教以為
 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遂
 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
 歌商頌而友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

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
 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立
 節篇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
 食田子方聞之使久遺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因謂之曰吾假入遂忘之吾與入也如
 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
 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
 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
 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立節篇曰卑賤
 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
 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
 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
 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

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與已也。能不與已，然後可與。君子求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聚也。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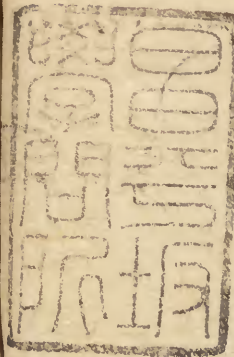
生金論卷四

三

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齊俗訓曰：釐負僖之壺，食愈於晉獻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修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曰：悠悠慙干影，子何

生金論卷四

三



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較不攻魏。雜事篇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而不攻。

鹽鐵論卷之四

文政癸未

